



寻找幸福的姑娘

7

I247.7

858

3



寻找幸福的姑娘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A 903743

责任编辑：金世荣

寻找幸福的姑娘

延边作家协会编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75印张 1插页 146千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136·1057 印数：1—2,000册

定价：0.46元

目 录

“黑阎王”轶事.....	陈景河(1)
秦满堂借牛.....	赵 军(10)
解老怪新传.....	姜安华(26)
香瓜甜了.....	高炳才(34)
淡蓝色的纱巾.....	武绍岩(39)
爱吃饺子的老头.....	刘德昌(49)
秀 兰.....	徐振清(63)
寻找幸福的姑娘.....	杨立新(80)
百宝下山的时候.....	辰 汾(99)
法官，大家都瞧着你.....	黄天祐(113)
新局长到来.....	严世俊(117)
板石沟的木屋.....	黄九轩(127)
喜期将临.....	杨立刚(138)
泉.....	杨 光(151)
父子之间.....	胡志平(158)
倔二爷秦江.....	孙来今(164)
关跑腿.....	曲月胜(176)
漂去的红花.....	曹 正(192)
“九九”师傅.....	王国义(205)
走访一连长.....	刘士忠(207)
遥望长白山.....	崔成文(211)
后记.....	(215)

“黑阎王”轶事

陈景河

他，死了。——一个多余的人，再不死，越发使人生厌。

七十三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八十六了，还不肯去，地阎王厉害，硬把他给叫去了——人们随意地议论。他的死，似乎成了一些人的快事。

红白喜事，算村里的盛事，最容易显露人的才华。兰大个就是几经筛选出来的人才之一。果然，事情想得到，拿得起，这次的丧事办得也是汤水不漏；就听人那几句喀，流利得象说评词，得体得象老把式耕地：“生老病死，人人如此。不叫新社会，哪能有这么大年纪。又赶上四海为一，天下太平，年顺人和，团结安定，老人死也合目了。”

这顿喀，把围观者弄得静悄悄，邱四、秋红等人自然点头称是。杨二嫂却厌恶地撇撇嘴。

正要捧盆起棺，老海头柱棍来哭了：“呜——呜——，管闲事落不是，好糊涂的老黑哥！你是去找咱哥哥老村长去啦！呜！呜……”

兰大个皱了皱眉，心想，又来了个多余的，忙叫圆球般胖壮的邱四，客气地将老海头架到一边去。于是起棺，上山，

下葬。——从此，也许不会有人再记起他。

生下来就受苦，一辈子辛勤劳作，然后默默死去；波不起，浪不惊。这种人在农村多得是。别说上什么经传，十里以外甚至没人知道他。他临死传下的那句话，也只有在半开玩笑的场合，当作俏皮话冒出来，比如谁做了件破格的事儿，便有人戏谑道：“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”

说了半天，仙逝者是谁呢？村上的人，多半叫不上他的大号，只知道他姓葛，因为他的侄儿姓葛。早年挡蹚子*，晚年给生产队蒔弄参园，脸晒得黑黢黢的，不知从何年何月起，人们叫他老黑头。近年老迈了，上不了山，在侄儿家养老。谁知老人那么不省事，又糊涂得厉害，年轻时的长处没了，坏脾气却在，动不动跟人家干一仗，人称“黑阎王”。

说起来，这外号还是先从邱四那里叫起来的。邱四是邱队长的老疙瘩弟弟。那时还小，念书不中用，从生产队挖去两头嫩牛放着。

逢瓜遇枣，谁见谁咬。烧土豆，燎苞米，对放牛娃子，是家常便饭。一次，放牛的邱四闲饥难忍，便又在队上的土豆地撅腓抠土豆。“啪”一声，觉着腓上重重地挨了一棍子，邱四一惊，心想：“谁敢打我！”回头一看，是一张扭曲多皱的脸，一双发锈的眼。“呀，老黑头！”他一惊，一个高窜出十多丈。他定了定神，发现老黑头还用死鱼般眼睛挖着自己，便双手叉腰，故意向老黑头示着威。僵持了约半袋烟功夫，只听得老黑头霹雷一声：“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”

邱四吓得一哆嗦。然而，半桩子高的邱四，是“史无前

* 挡蹚子：下套子，抓野兽。夏天在林中割出蹚子留着门，秋天在门上下套子，叫挡蹚子。

例”中长大的，并不确知老村长为何人，更不知当年老村长和老黑头都在王德林*部队打鬼子，老村长救过老黑头的命；也不知老村长在时，村风的清正……他单单只恨对面那黑老头，怎么那么厉害，顺口骂了声“黑阎王！”——错把老头姓了黑。

这外号竟叫开了。兰大个尤其觉着这外号揭“疙楂”。这也不怪他，还怪老黑头的多管闲事。一天，远远的又来了客车，象往常一样挤作一团，兰大个年轻，身子轻巧，扒着车窗，腰一佝偻，就将上半截拔进了车窗。他正要把下半截拽进去，只觉得突然有两只大手攥住自己脚脖，“刷”一下，被薅下来了。他心想：“谁敢捉弄我！”回头一看，后头是一张扭曲多皱的脸，一双发锈的眼死盯盯地瞅定他。“呀，‘黑阎王’！”兰大个是个头面人物，在村中小有影响，他心里又恨又气，面上却笑咪咪的。他何曾挨过这样的没脸。他哈腰拾起掉落的灰帽，照手掌滑稽地拍打两下，哈哈大笑。那边黑阎王却很认真，用死鱼般的眼睛盯住兰大个，低声而有力地说：“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”

有人哧哧地笑了。兰大个脸上挂不住，因为文革斗“老走”的时候，他在后头，也偷偷踹过老村长的腰……。

醉人的春风来了，吹绽了河套边的柳毛狗，吹绿了地里的芨芨草。老黑头拄着铁梨木拄棍，走上野麦岭。他原本糊涂，上了山来，却不知来干啥，是蹒跚蹒跚吗？他用拄棍掘出一把小根蒜，心里划魂，今年是咋啦？都东跑西颠，怎么还不种麦呀？

* 王德林：东北旧军人，九一八事变后，曾聚众抗日，后被打散。



他的梨木拄棍变了方向，折回村里……

三间瓦屋，通红的双喜字贴在窗上。这便是邱队长小姨子秋红的新婚之家，与邱队长家呈犄角形，卡住一个通衢大道。这儿原是队上的碾棚，如不是跟队长沾亲带拐，哪能得到这样好的房号。又有人说，邱队长早跟漂亮的小姨子挺好。

传言轶事，休去管它。且说这一天秋红家夹障子，来了不少帮工的。有锯木的、砍桩的、刨坑的，热热闹闹。眼见不很宽绰的道，桩坑又开出来了许多，使得这道越发窄巴，只容得下一只地蹦子*了。过路人免不了冷眼相视，却都碍着脸，默不

* 地蹦子：乡间对手扶拖拉机的俗称。

吱声。也有性直嘴松的，比如推车卖豆腐的杨二嫂，兰大个叫她“豆腐西施”的，很留意路的宽窄，便对着帮工的嚷，“哟，老天爷哎，不怕夹古死！”

兰大个正砍桩子，停下活接口道：“西施二嫂，明个儿请劳大驾，来给我夹夹！”

“呸——！”杨二嫂一听不是人话，狠狠唾了一口：“四大天王流鼻涕，不是醒世的东西！”于是高喊着“豆——腐——”，去了；喊声里，裹着怒气。

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，女主人端着盆出来泼洗肉的水。新婚不久的秋红，穿着绣有淡红花的紧身绿羊毛衫，胸脯高高的，显得丰腴，妩媚。半卷的袖口，露出有诱惑力的细嫩的胳膊。丈夫去大连跑“长途贩运”了，这次的夹障子，全仗邱队长的“影响”，又有表弟兰大个张罗，活干得紧凑。头晌割来杆子，过晌拉线、挖坑，眼看就立柱埋桩勒棍子。看到障子有眉目，秋红心里乐滋滋的，向兰大个丢了个媚笑，兰大个却一反常情，向她发出警告的眼神。

原来不远处走来一帮非等闲人物。兰大个认得里头有县上的、公社的、大队的，象是什么检查团。他的头“嗡”一下，心想，老西子踩脚——坏了醋了，莫说砍碗口粗的杂木是违章的事，单是扩了障子一项，有人问津，也得吃不了兜着走。

秋红也有些心慌，端着盆，怔怔的。干部们一路唠着，迈着京剧里那种八字戏步，缓缓走来。看来，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不是吃素的，似乎没有留意路的宽窄、障子的用料、以及兰大个等帮工的存在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瞧当院水灵灵的新媳妇。他们中有人悄声对话：

“这是谁家呀？好漂亮的房舍！”

“嗨，你还不知呀？邱队长小姨子儿家呀！”

“老邱？……嘿，真有艳福！”

“哈哈！”“哈哈！”有人节制地笑着。

“进屋坐会儿呗！”秋红甜脆地向干部们发着邀请。

“不啦！不啦！”中间有认得秋红的，赶忙地答话。

说罢，他们统统从障子旁过去了。

这时节，从三里之外的野麦岭上，来了一个芥豆之微的人物，也许读者已经把他忘却了，他左手拄着那只铁梨木拄棍，右手攥着一把白生生的小根蒜，看来象是拿家抹酱吃的，八十六岁了，牙口还全着呢！——老黑头查看完墒情，径直朝邱队长家走来，他要向队长提个醒：该种麦了。

他害着气管炎，一走急了，就“齁齁”直喘，离老远都听得到。兰大个最先听到那“齁齁”的声息，不由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虽不象方才干部队伍路过时那么紧张，但也隐隐预感到不祥的来临……

老黑头的眼全不大好，只觉得前头影影绰绰似有人晃动。他走到跟前，手遮老阳，一瞧，心里纳闷：邱队长家几时起了这么高壮的障子，一色的柞木棍勒的，他仔细一打量，障子又向外扩了一步，心里便不大受用；转身瞧对面，嗨，正在夹障子，一打量那埋桩的坑，向外移了三尺多……老人的“齁齁”声更大了。兰大个知道“黑阎王”要发作，赶忙恭上一杯浓茶，他知道老人爱喝茶。

老黑头向后蹭了半步，挺直身子，语气出奇平和地对兰大个说道：“你先闪闪……齁齁，……这障子……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”

沉默一阵，没人搭话。这些人人都知道“黑阎王”的糊涂劲儿又上来了。兰大个作了个鬼脸，将擎着的茶送回木凳上，然后抡起斧子，去砍桩。老黑头却来了一手绝的：铁着脸，挪蹭身子，一屁股坐到将要埋桩的一个坑上。

这种原始的反抗形式，叫一个帮工笑岔了气。此时的邱四，已经长得象个地缸子，气得两眼象铃铛。

于是这些男女轮番地冲上去“轰炸”：

“老黑爷，大处不见小处怪，您老别生气，要一壶酒，要一碟菜，包在你侄我身上。”兰大个知道老黑爷还爱“迷溜”一盅，半玩笑地耍着贫嘴。

“老黑爷，到屋等着喝酒吧！我给您炒两个菜。”新媳妇秋红，带着一团粉脂的幽香，话说得甜脆、亲热。

“啊呀呀，可了不得，我的黑爷爷哟，你是坐哪儿呀，冰凉啊，……怎么成了老小孩啦！”队长的娘，嗓门大如牛，象个圆球似地滚过来。

接下去便是队长的姨，队长的舅，队长的老丈人，队长的连襟……纷至沓来，象蚂蚁发现了一匹老蚂蚱。“老蚂蚱”却并不容易搬动，——象把糟糠，碰不得，拽不得。

兰大个又调来两个特种兵：一个是队上的会计，白净脸，一笑俩酒涡，来证明障子的夹法是队上应了的；另一个是老黑爷的侄媳妇，挺秀气的孝女，急得哭了起来。然而，没有用，那老黑头耳聋眼花，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气得邱四要动手，……老黑头挺起梨木拄棍。大约邱四还记得屁股上挨的那一下，没敢张狂。

眼见日头偏西，正当春头，谁家没有一摊子事呢！兰大个急得抓耳挠腮，突然听得大道上有地蹦子的“彭彭”声，他

• 7 •

灵机一动，……打发邱四去了。

那地蹦子象只刀螂*，“彭彭彭”，昂着头，发着威，逼近前来。

“喂，老黑爷！看，来车了，起来吧！”邱四尖着嗓，得意地喊着，因为地蹦子再行走一步，就会压上老黑爷伸着的脚。

喊的、叫的、劝的，加上地蹦子“锵锵”，一时声势颇大……然而，终于没什么用处。约折腾了一袋烟功夫，地蹦子打着倒车，退出战斗。正在忙乱之时兰大个突然招呼大家，收拾家巴什儿，把坑填好，障子不夹了。不到五分钟，人走院空，只剩了几个瞧热闹的孩子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许是确信这障子不能再夹了吧？老黑头站了起来，把定拄棍，得意地吼道：“公社管不了你，大队管不了你，我就要管管你！”说罢，一扬手，手中的小根蒜越过障子，落到邱队长院里，最后，他对着那高壮的障子又吼一声：“听着，该种麦了！”

他蹒跚着，去了。几个好奇的孩子，仍旧跟着，一直把他送进老海头那低矮、黧黑的小屋。——这是老黑头例行的公事，每天都来看看卧病的老海头。老海头是老村长的孤拐弟弟。

不知道上了岁数人屁股沉，还是老海头又跟他谈古了，日头卡山时，老黑头才从老海头小屋磨悠出来。

老黑头只管低头走路，仍旧“齁齁”地喘着，走着，走着，怎么觉得象进入了幽谷，他拄定梨木棍一撒目，愣了：秋红家的障子不知啥时候夹起来了。他只觉得眼前金花乱迸。突然，他来了一股劲儿，“蹭”一下蹿到障子跟前，举起铁梨木

* 刀螂：乡间对螳螂的俗称。

拄棍，照准一根粗壮的桩子，“啪”一声扣过去，拄棍竟一折两段，那梢头的一段，带着啸音飞向院内，秋红正出门抱柴，耳听得“嗖”一声，一截红亮的梨木棍落到她脚下，还象陀螺似地在旋转，她吓得“妈呀”一声。抬头一看，杖子外，一张扭曲而多皱的脸，一对死鱼般的眼睛直瞪着她。她“抽溜”一下，回身进屋，却不料自己那绵软的胸部，被人用手抓了一把，火辣辣的热。她一看，是兰大个，脸一红，顾不得其它，忙说：“看看去吧！来了！该死的！”

兰大个莫名其妙。出门一瞧，障子外“黑阎王”正仰面朝天地倒下去，幸亏老海头在后头接住了。兰大个也“抽溜”一下磨回屋来，脸色有点发白。

障子风波后，便没见老黑头出屋。

他，终于死了。一个多余的人，再不死，越发使人生厌了。

丧事照例由兰大个操持。那条只容下走地蹦子的路，是无法通过三十六人抬的寿木的。于是兰大个又领着人拔障子，平桩坑。（也有人说，识字的向报社捅了一篇稿，叫做《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》，上头不让了。）

秋红家的障子的确拔去了。虎死不倒威，都说老黑爷死有余威。杨二嫂来给葛家送豆腐，故意把豆腐号子喊得山响。兰大个迎到门口，把撕骨头肉吃的油手藏到后头，笑咪咪地说：“二嫂，喊得真浪呢！”

“我心里宽敞！”

“老村长活着，敢吗？”

“嗯，连老黑爷都去了，以后更大了狗胆呢！”

大个一听不是味，“抽溜”一下进屋去了。

（选自《长春》一九八一年六月号）

秦满堂借牛

赵 军

一

秦满堂垂头丧气回到家里，被老婆损成个茄皮子色：“当初包产，哭着喊着劝你牵回头牛，你不牵也罢，还把自个的小牛也卖了。你说你卖牛倒出本钱好捣腾买卖，挣回几个钢镚儿？眼下地荒成了草甸子，正用牛的时候，上哪儿讨唤去？你舞弄一溜十三招，咋瘪茄子啦？扒眼瞅瞅东院。跟你算倒八辈子霉！”

老伴这番剜心的数落，秦满堂哪能受得了！他把酒杯狠劲往桌上一摔：“该着倒霉，喝凉水也塞牙。我愿意赔？东院好，趁早跟着过去！奶奶的，你也他妈的无政府主义！”

老伴偏不听邪，硬碰硬地揭他的疤：“拍桌吓耗子，炸啥翅儿？瞅瞅人家吃啥！穿啥！咱们吃啥！穿啥！……”

秦满堂是多年拿话熊人的手，哪听过这样火辣辣扎耳朵的话。他搪不住老婆这顿窝囊，把酒壶往炕上一摔，扛起锄头，晃晃悠悠下了地。秦满堂耐着性子铲了条垄，只觉浑身肉瘦骨头软，头沉眼涩，实在挺不住架儿。他扔下锄头，在地头的老榆树下四仰八叉地放了横，喷着酒气，鼾声如雷，

不知做了多少怪模怪样的梦。陡然，他抡起巴掌，照自己嘴巴实实在在地狠一撇子，脸上立时出现五条血檩。哟，真疼得揪心！睁眼一看，手掌上沾着个粘糊糊的大瞎螻和一滩血。秦满堂骂道：“奶奶的，无政府主义！你喝我的血，我喝谁去？吃一顿好嚼咕也生不出这些血哟！”

秦满堂捂着肿痛的胖脸，揉去挂在眼毛上的眵目糊，不禁发懵：怎么？日头出来了？他很快转过向，原来把落日的余辉当成了朝霞。秦满堂这才放心，只在这儿迷糊一下晌，并不曾过夜。他在老榆树底下抻个懒腰。连打三个大喷嚏，感到浑身好受了点儿。

他往地里撒目一眼，打个眼儿：这是我铲的垄？苗呢？秦满堂继而醒过腔，下地头晕脑胀，两眼发花，任锄头狂飞乱舞，草苗几乎全都一视同仁了。他望着漫地捂着苗儿的杂草，愁得发晕：整下晌铲一垄，二百垄得一百天，铲三遍就是三百天，加蹚地割地，光捅咕这垧地就得一年。天啊，要章程啦！秦满堂灰心泄气了，一旋墩坐到地头，眼睛溜进了道南那一块地。

眼前这块地跟秦满堂的地垄头相对，面积差不多，中间隔条大车道。看样子蹚过时间不长。垄台象线打的一样直，垄沟的土黑乎乎油汪汪，青苗毛茸茸绿盈盈，满地难得找出几棵杂草芽儿。秦满堂咋看咋不顺眼，生股子妒意：草也欺人，偏往道北长，妈妈的。他忽然记起，那是罗福的地呀。想到罗福，秦满堂又蹿上股怒气。

二月二吃完猪头，老社员罗福蹊趟公社，回来就捅咕社员搞联产到劳。秦满堂一听就呕了，这不明是夺他的饭碗吗？

可不是嘛，他是端惯了百家饭碗的人。

忙蛋结婚先找秦满堂：“大叔，你给俺开的介绍信，帮人帮到底，这会儿就等你主持婚礼喝喜酒啦！”

“好说好说，大叔早就馋你们的喜酒啦！”

高老爷子“老”了，儿子高和先找秦满堂：“大队长，俺爹落炕了，给出台车吧！”

“好说好说，人过八十是喜丧，得好好喝几壶，乐乐呵呵地送老头子走噢！”

哪家婚丧嫁娶，杀猪宰羊，忘了找秦满堂，当然要被他的骂一句：“奶奶的，无政府主义！”往后说不上啥时候给你穿上小鞋儿，你还不知道咋个景呢！

秦满堂不仅好吃，也懒做。他敲钟把社员撵到地里，说不上眯到那块儿睡觉去了。外边有屁大的事儿，也借由子出去一趟。回来就跟大伙说：“别以为我蹑蹑跹跹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一家之主嘛，啥不得操心？就说今天跟林场算这笔副业帐吧，嘴茬子顶不上就少拿五百，够个劳力一年挣的了。”他回到家里，老伴说：“懒得脰都生蛆了！地没铲，豆角没插架，柿子没掐尖……”秦满堂一听就紧鼻子瞪眼：“队上的事儿就忙的不治了，你们娘们没长手？不当干部，谁给送酒送肉，还不知足，把你们供起来就美？！”

秦满堂没料到，在改选班子时，他象片孤叶一样被社员推下台，罗福顶上了他这把手。

秦满堂冲罗福发恨：罗福啊罗福，我知道你要奸头，挨排三个棒小伙子，加你四个硬劳力，天塌也撑得住。我秦满堂指望啥？一窝四口，老伴小姑娘下不了地，二姑娘能干，叫你那小子拐了去。唉，你搅得我一点儿靠头也没了，七品县官才是芝麻官，我这个虱子心那么大的官你也瞅着眼红，

往后我吃谁去？喝谁去？

秦满堂蹦跶不少天，横挡竖拦，归齐瞎子点灯白费蜡，眼睁睁地瞅着分了责任田，责任林……。他脑袋磨破了枕头皮，打算起以后的步数：……咱秦满堂不糠，你罗福可玄门。到时上头说你无政府主义，把地收回来，咱还是大队长！可眼前……，活人能叫尿憋死？种地，种地长金豆豆吗？累个贼死，地垄沟里拣豆包吃有啥出息？是骡是马，拉出溜溜，咱秋后见！

秦满堂打定自认为是上策的谱儿，把种子胡弄地扔进责任田，出门抓钱去了。跑买卖省力又赚钱，可是刚开个头儿，就闹个大败亏输，连老本也折进大半儿。别人家的头遍地都透了亮，他压根没动蹭呢。搁往常年，收多收少，大伙均摊。一锄不动，也得给饭吃。今年再等吃食，谁给？

秦满堂愁得发茶，不说旁的，眼前这片荒地怎么整吧？撂荒？那是错上加错；拣起来，搂巴不起。有头牛可抖起来啦，用犁杖耖一遍盖盖草，也顶铲一遍，省工省力呢。做梦娶媳妇净想美事，上哪弄牛去？买吗？跑买卖糟损不少票子，钱紧，大牛买不起，小牛出不了力；借吗，这些年弄得扬儿翻天，人缘挺臭，谁喜得借？秦满堂想来想去，禁不住美滋滋地乐了：嘿嘿，你罗福成心看我丢砢磙，秦满堂也不土瘪，非借你那个黑头大牯子使不可。不借，你们老罗家就甬想把俺那月香娶进门儿。不是吹，咱姑娘出息得花朵似的水灵，哪个小伙子不馋得巴嗒嘴。不看你们老罗家人多力壮，早挑好主儿了。谁想你罗福这么死性，看俺地荒成不象样儿，也不伸手拉一把。这回看你啦，不借，两家就算没这回事儿。